

122道弯

■王雁翔

人在军旅

如歌岁月，写下绿色诗行

什布奇，藏语意为“太阳最后落下的地方”。这里每年大雪封山时间长达7个月。从军分区机关到连队，要翻越几座海拔4000米至5300米的雪山达坂。

车子进入营院，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营门两侧的一副对联：戍国界不惧千里远，为人民甘耐三季寒。

连队建设在峡谷里，宽阔的象泉河携着泥沙向西奔腾，吼声如雷。每天下午1点后，西北风会准时顺着河谷猛刮，风声、涛声昼夜不歇。四面雪山高耸入云，站在营区仰望，通往哨所的盘山路在云雾中若隐若现，像是飘在天上。

几年前，连队一辆执行任务的巡逻车不慎跌落悬崖，3名战士的青春永远定格在了雪山上。

“21公里盘山路，122道弯，只能容一辆车通过，很多道弯都得小心翼翼倒车调整后才能慢慢转过去。”脸膛黝黑的连长曾佑钢说，“4年前，我第一次上山，指导员提醒我，路上千万小心。上到山顶，我的后背都被汗水湿透了。”

走过惊心动魄的山路来到哨所，眼前的景象使被战友称为“硬汉”的曾佑钢眼眶湿润。

大雪封路，几个月给养送不上去。官兵的面容都有些憔悴。但没人有一句怨言，每个人都坚守在自己的

岗位上。

看到官兵列队在哨所小院，满脸质朴憨厚的笑容，曾佑钢眼含着泪水与战友们紧紧相拥。

此刻，我的心被那122道弯牵着，很想走一趟，但曾佑钢很犹豫。他出于安全考虑，要仔细考察一下近期天气情况才能决定。第3天下午，他终于同意了。

连队的中士驾驶员张源，已在122道弯上跑过数十次，对路况十分熟悉。29岁的张源8年前从甘肃榆中入伍。他不仅是驾驶员，还是战斗班班长，战位按连队需要随时转换。由他驾驶车辆送我和另外两位战友上山，让曾佑钢放心不少。

上山的路是砂石铺成的，崎岖不平，从谷底往山顶盘绕。张源刚来连队时，21公里的盘山路，只有15公里能勉强通车，6公里是不足一米宽的便道，只能徒步往上攀登。他最早开巡逻车上山时，因车子底盘高，总感觉车身像是悬空在悬崖边上。有的弯道要快速打几把方向盘，有的弯道要倒几次车才能转过弯，只能绕道不少。

盘山路一边是悬崖，一边是近乎垂直的陡坡。不只险峻，更有硕大的滚石不时滑落，横在路上。我们走一段就要停车清理路面上的滚石，有的石头甚至需要我们4人合力才能搬动。

张源说：“连队的装载机，每周会清理一次路面，但滚石随时会飞落下来，驾驶员开车上路需要特别注意。”

他全神贯注盯着窄窄的路面，并不

停地用余光扫视右侧陡坡上耸立的石头，让车子与陡坡保持着距离。

张源告诉我，有一年哨所换防，驻地一位藏族牧民开着自家的皮卡车帮连队往山上运送物资，皮卡车在前，张源开着连队的车在后。车辆正行驶在路上，一块脸盆大小的滚石顺着陡崖飞落下来。张源赶紧大呼停车，同时按响了喇叭。结果，石头还是落在牧民皮卡车的引擎盖上，车子前半部被砸扁了。

悬崖、陡坡、落石，车子颠簸在砂石路上，随时可能遇到不可预料的危险。我对高原边防的危险并不陌生，此刻竟也紧张得手心全是汗水。

风刮得狂野，掠到身上冷如冰水。不时有碎石从悬崖滑落。碎石与陡坡上风化堆积的岩石刮擦着，冲撞出的沙尘随风飞扬。

不知不觉间，张源和我脸上都挂满了汗水。我问：“你会害怕吗？”

他说：“会紧张，但想到自己是个军人，就觉得不应该胆怯和害怕。”

为了打发时间，车上的两个战友说起了以前的事。2021年冬天哨所换防，连长曾佑钢带着他们骑马往山上送给养。那天积雪没膝，出发时天空飘着小雪。走了一半，小雪突然变成了暴风雪。这时候，一块磨盘大的滚石从悬崖飞落。一匹军马受惊，中士王青松死死牵着缰绳不放手，在雪山险道上被军马拖拽出去50多米。就在军马即将摔下悬崖的瞬间，连长和3名战士及时扑过去控制住了军马。

当时，曾佑钢急得大喊：“你为什么

荣光传递

■曹达功 李鸿睿

念章，背后都有太爷爷英勇战斗的故事。

王猛的太爷爷18岁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担任排长的太爷爷总是勇猛地冲锋在前，经历过大大小小十几场战斗，多次立功，还在战场上火线入党。

王猛问父亲：“太爷爷受过伤吗？”“受过很多伤，有被炮弹炸的，有被刺刀捅的。打完仗，他的身上还留着弹片呢，一到阴雨天就说疼啊……”父亲感慨道，“所以说，这些军功章是你拿去要的吗？”

在父亲的讲述中，王猛逐渐明白了军功章对于军人的意义。不只太爷爷，王猛的爷爷也曾经在海军部队服役8年，父亲也曾在新疆当兵。太爷爷、爷爷和父亲，都在部队入了党、立过功，获得了属于自己的军功章。

王猛看着被自己当成玩具的军功章，心中也满是内疚：“我长大了也要当兵，也要立功，我要拿一枚崭新的军功章还给太爷爷。”说这些话时，王猛的眼睛里透着坚定。

时光荏苒，长大的王猛并没有忘记自己小时候的承诺。2019年，大学毕业的王猛毅然选择了参军入伍。

入伍那天，父亲穿上自己珍藏多年的旧军装为儿子送行。临行前，父亲眼睛里噙着泪花，紧紧地握着王猛的手，不住地说着：“在部队好好干，一定好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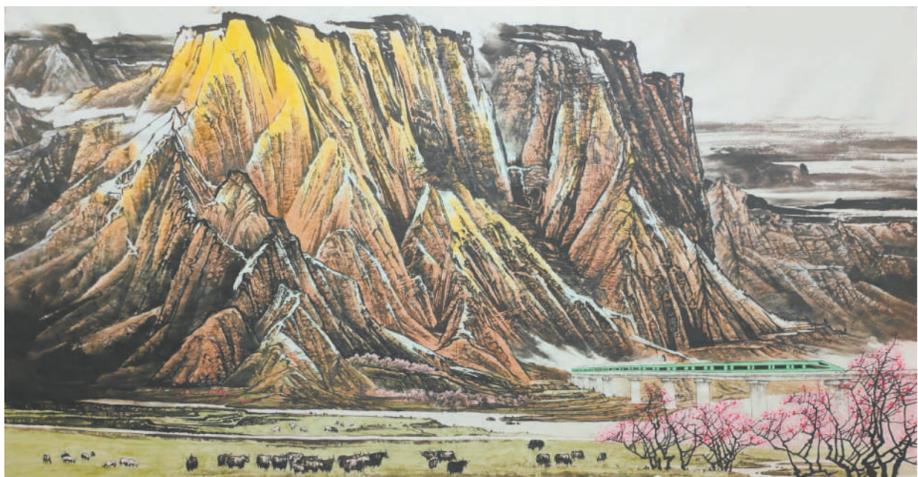
干！”平日里总是不苟言笑的父亲此刻红了眼圈，声音里都是欣慰和不舍。王猛戴着大红花，在乡亲们送行的鞭炮声中，踏上了自己的军旅路。

初到部队的王猛踌躇满志，现实却给他泼了一盆冷水。无论是队列射击，还是体能战术，他的成绩总是不理想。

但王猛不甘落后，他始终憋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从叠被子到练队列，从训练场到射击场，都能看见他专注的身影。单杠拉不上去，他就每天晚上做俯卧撑苦练臂力。做俯卧撑时，他会在面前放一张报纸，只有当汗水滴滴报纸才算结束。

凭着不懈的努力，王猛最终以优异成绩被评为“优秀新兵”。拼搏努力的劲头被他带到了连队，他在当兵第3年就入了党，还当了班长。2022年，连队参加高原驻训，王猛带领班级出色完成各项任务；在年底的军事训练考核中，王猛所带班级取得优秀成绩，王猛也因表现优异荣立个人三等功。

“爸爸，爷爷，我立功了！”王猛向父亲和爷爷展示着自己的军功章，“这就是我还给太爷爷的军功章，我做到了！”爷爷开心地打开了那个木盒，把王猛的军功章和家里的奖章都放在那块红布上仔细地端详。那些军功章和纪念章凝结着祖孙四代人的接续努力，此刻散发着夺目的光芒。



天路（中国画）

郭红星作

军营纪事

绿色营盘，铁血荣光

曲曲折折的道路上，数十台车辆隆隆前行，宛如一条长龙盘踞在茫茫草原。透过后视镜，我看到滚滚烟尘盘旋上升，给视线带来不小影响。

拉着数吨重的“铁家伙”驰骋在高低起伏的路上，我不时望向炮长兼驾驶员尹明明，嘴里念叨着“注意安全”。

虽然系着安全带，但过山车似的上下颠簸让我不得不再紧紧握住扶手，两眼盯着前方路况。车辆穿沟越坎一路疾驰，车轮下沙土飞溅。

行至一处山峰，尹明明稍稍减速，待前轮完全下至低洼处，突然一脚油门加速。车后牵引的火炮瞬间两轮悬空，速度几乎不减，转弯处一个甩尾，稳稳当当向着前方继续行驶。

到达目的地，驾驶员拉起手刹，车辆停靠在宽阔的草地上。“全班注意，占领炮阵地。”待班组成员赶来，尹明明果断下令。

两名战士正在后车厢取大锤、标杆等器材。尹明明眉头紧皱，满脸严肃的神情。他一个箭步跨到炮管前，一只手把炮管提了起来，另一只手顺势取出牵引钩。短短几秒钟，火炮就从牵引车上卸了下来。

接下来，尹明明与战友将火炮大架展开。抡大锤、砸炮钉，20多斤重的大锤被他抡得虎虎生风。虽是班组作业，但尹明明一个顶仨，很快完成了射击准备。

“轰……”伴随着火炮的怒吼，阵地尘烟四起，火舌喷薄而出。观察所传来消息：“目标已摧毁。”直这时，尹明明紧皱的眉头才舒展开来，嘴角轻轻上扬……

精兵源自烈火锻造。刚下连时，尹明明可没有现在这么强壮干练。那时，整个连队属他体格瘦小，因此班长十分照顾他，有什么重活一般不安排他来干。班长是好心，但没有足够的锻炼只会让尹明明一直落后。看着战友们挥汗如雨的身影和训练场上结实的臂膀，尹明明心里一直有不甘。终于，这一天他找到班长：“多交给我一些任务吧，苦累我都不怕。”

尹明明知道，作为炮手，自己的身体条件不算好，所以他一刻也不敢怠慢。平整炮床、设置驻锄……每一个动作，他都看老炮手重复过无数遍，又亲自动手反复练习。力量不够，他不断自我加压加练，负重引体、杠铃弯举……周末时间

冲破险阻

■海洋

大家都在休息，他却训练场的跑道上给自己“加码”。经过两年的不懈坚持，他终于精通了炮手操作，单兵专业课目考核全部优秀，顺利走上炮长岗位。

担任炮长，对能力素质的要求更高、更全面，压力也陡然增加。计算单独修正量，尹明明的用时过长；射击口令修正，他也会时不时出现错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极小的误差在实战中导致的结果就会相差甚远。他不断总结教训，开始重点巩固加练。

“不怕慢就怕站，量的累积总会引起质的改变。”训练的间隙，尹明明总是默念这句话。深夜，他独自在学习室里一遍遍地练习计算，下决心一定要啃下这块硬骨头。

通往成功的道路总是荆棘遍布，只有保持勇往直前的拼劲，才能冲破险阻，奔向成功。

如今，尹明明不仅掌握了精湛的专业技能，还练就了过硬的驾驶技术，精通火炮维修业务，真正成为了一专多能的“多面手”。

一次实弹射击，由于装备故障，导致炮门无法击发，在场官兵的心都悬了起来。“大家先不要动。”担任安全员的尹明明立即对火炮展开检查。很快，故障顺利排除，阵地上火光冲天，一枚枚炮弹犹如离弦之箭，直奔目标……

一路走来，尹明明始终在挑战“不可能”的道路上默默耕耘。他坚信只要努力，荆棘之路也会开满鲜花。

夕阳西下，余晖洒向草原。驾驶着牵引车辆，尹明明目光如炬，一路驰骋。在他心中，下一个目标已经清晰。

英雄台

■董庆月

抬起头，一座又一座高山
积雪以士兵的忠诚
不知从何时坚守至今

抬起头，云海弥漫
浓厚的雾在空中旋转
车在泥泞的小道上缓慢行进
引擎呼吸急促，车子尽力保持平稳
经过一段布满乱石的路
天空落着雨点
战友们带上大衣，从哨所下来
坚毅的脸上有着轻松欣慰的笑

这是英雄台，来者无数
举起右拳击鼓进军
举着最巍峨的“磨娘舍”三个大字
足以抵挡无数暴雪狂风
那是士兵们心中的热血
是一面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

这就是英雄台
这就是连鹰都飞不过去的云中哨所
它用钢筋水泥紧紧抓住峭壁
它与云雾那么亲密
仿佛可以拾阶登上天空
它以傲然之姿
耸立在近乎垂直的悬崖峭壁
犹如一把高悬的利剑
对万家灯火
以及土地满怀赤诚

窗外雪山茫茫
在战们的对话中
我试图寻找一名士兵如何
成为一把利剑
如何接受无常的暴雪寒风淬炼
如何修炼一双火眼金睛
列队走过的战友向我展示了答案
这时风雪红旗，猎猎作响
仿佛四拍的进行曲
我昂起头，调整呼吸
由稍息转为立正

当我从哨所走向英雄台时
一个班长语重心长，要小心，要小心
这里楼梯很陡，缺氧后双腿发麻
暴风雪里布满了刀光剑影
很容易让你滑倒
心怀畏惧的红
可让自己的血液滚烫，抵御严寒



长征

第6220期

品味秋天

■徐瑞瑾

结束实弹射击后离开靶场，鼻子里依然有一股枪油的味道。在这个秋天，我收获了令人满意的射击成绩。

打靶归来，正午时分回到营区，我沿着小道朝楼后走去，只见一个精瘦的身影正拎着水桶在菜地之间穿梭——营区远离城镇，战友们“以营为家”，自发地在楼后圈出一小块地，利用休息时间种植水果蔬菜，每日精心养护。

正在浇水的老班长对我说：“我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十多年，这儿就是我的第二个家。我给它们培土、浇水，看着它们从种子变成果子，变成青菜，我觉得特别有成就感。”

老班长脸上的汗珠掉落在土地里，他的手因长时间维修设备变得粗糙，对待刚长熟的青菜却格外温柔。空气里多了一股淡淡的蔬果香。

午休的号声已经吹响，营区安静得只能听见昆虫的叽喳和微风的浅吟低唱。短暂安静的午休结束，当我在下午训练时走进雷达方舱，看见的是官兵训练的火热模样。

在这个装备占据了大半空间的方舱里，操作员的活动空间稍显拥挤。机器发出的噪声和散发的热量是对操作员的考验——倘若长时间处于这样的环境之中，原本专注的精神就可能受到噪声高温的影响。“我们平常就在这样的环境里训练，等到外出驻训或者演习的时候，才能从容不迫。”一个中士说着，又擦了擦脸上的汗水。

训练结束，已经是日落时分。几只飞鸟扇动着翅膀从头顶飞过，远山的轮廓在余晖里依然清晰。我又深吸了一口气，品味着这片军营的秋天。